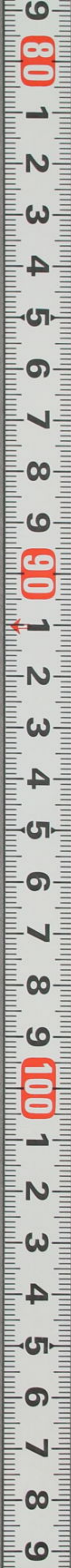




正子因

全獨見附標  
六冊六





莊子因卷之六

自言其道之妙。則人必不信。惟借他物以明之。而吾道之妙始顯。此非我之故。相為難。乃人之不能明其道之過也。年先于我。而無經緯。本末于胸中。則強以期頤之年。而為耆艾。是非有所先知。先竟而為耆艾也。人而無以先。以失人之道。則如已往之陳迹。求之無所得。何足引重。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卮言十九。藉外

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

罪也。人之罪也。言以吾言之。彼則不信。猶父不能為子之

可信。故必借外論之也。然此亦非吾不欲直言。奈人不可

與直言何。自己扯謊。反歸罪於他人。奇情異想。從天外

來。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為是之異於己。為

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己言也。是為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



三山林雲洛中評述

愚所以發明天地之理。蓋明道之言。不可不詳。然其尤也。重言借耆艾高士之言。制其蓋。蓋道之言。不可不動。故十居其七也。卮言和以天倪。如昔言。其久為無安。駁難之。蓋所遇皆此。種種不堪。人之正言。在論。彼且不知。為何物。不其言。言以不近人情。惟姑之。為戲。則彼或轉思。徐情。我言。得。以自發。謂之。日出。若來。則必之。不可。豫。期。也。



危言日出調我  
之天機以爲消  
遣者非欲以此  
統一衆論蓋統  
一衆論惟不言  
始能存之八欲  
存物而以言則  
不存人有言而  
我與之存則亦  
不存矣故我所  
謂無言者非言  
亦無言也蓋危  
言之出如飛鳥  
之影過而不留  
故能如此終身  
言而吾之真未  
嘗吐露是未嘗  
言也終身皆爲

本末以期年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人莫不以己之同異爲是非故因其心所重者艾之人而重者艾之非以年也蓋止其爭辯也。凡書中所稱引皆以耆艾爲重。非以年也。蓋以所聞先於我有經緯本末可以立人之道也。若徒以其年不過爲陳久之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人己何足重哉。  
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理本自齊若以言齊之不若不言而待其自齊然不言者非掩其口之謂也。不爭是非不論同異言與不言非所計也。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

此無言之言吾  
之真未嘗不存  
于其中是未嘗  
不言也孰得其  
久正解窮至方  
物皆種之五  
行以水繼水以  
火繼火豈能相  
傳得下故必危  
言之不可不然  
不然而後可借  
以消遣歲月也  
倫理也循環無  
間則無往不可  
而成其爲暢然  
和適之天均天  
均天倪之已和  
者惠子生平專

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天下之不可不然皆本於我之自爲而物各有所然各有所可無不以爲然以爲可矣若非萬物皆種也以不順其自然安得有可久不易之定論乎。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以物理而論胎卵濕化物種有萬形雖不同禪代無已是不齊之中有至齊者存焉均平也。此以天均爲天倪之解借物理而言之。以見淮南引不同形相禪謂曰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于道也。物論不得不齊之意。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與則陽篇內遺伯玉一段同意。引此正見是。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勤志好學而不息服知從事於知也。

莊子內

卷之六 寓言

二



以強辨為是未嘗有回頭認錯之時故在子言孔子大聖猶有昨非今是之進境所以便哉惠子使不執堅白以自終也惠子不能自負因謂孔子之所以為此者殆勵志而行其知故日就月將如此謝之謝亦有為之迹也孔子之言止于復天以生若惠子而如此豈宜于道典之見

惠子言孔子有日進之功故是非之無定如此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物之自然而不造言自無是與非也於何見之即於下文孔子之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言見之。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物復其靈性以有其生則鳴當律而言當法固有自然而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若合之者利義陳乎前而已出其好惡是非以與人相勝不過服人之口非猶夫鳴當律言當法者也。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蓋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蓋立對立也乃能使人以心服而不敢與之對立以言也。引此以明未之嘗言之故謂欲定天下之定原不在言也。惠子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聞此當自省矣。

天賦之形而鳴堅白以傷其生哉嗚而當律二句不言則已言必有中孔子之不易言如此惠施能此則亦不妨言也蓋遊也放指孔子言已不及孔子所以抑惠施而使之反求也曾子仕而後化則非居業之進境再化則非日進之學問此亦因前段化字而類記之若懸如懸解之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樂之變。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祿少而改其樂不以祿多而。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曾子之心已有係累矣若無係累則併不及養親之悲哀而忘之矣。豈計祿之多寡哉鸛雀蚊虻取其大小以為喻也。○此段疑應入外物篇內。

顏成子遊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野質朴從順世通徹理。○三年而物五。○四年而物五。○五年而物五。○六年而物五。○七年而物五。○八年而物五。○九年而物五。○十年而物五。○十一年而物五。○十二年而物五。○十三年而物五。○十四年而物五。○十五年而物五。○十六年而物五。○十七年而物五。○十八年而物五。○十九年而物五。○二十年而物五。○二十一年而物五。○二十二年而物五。○二十三年而物五。○二十四年而物五。○二十五年而物五。○二十六年而物五。○二十七年而物五。○二十八年而物五。○二十九年而物五。○三十年而物五。○三十一年而物五。○三十二年而物五。○三十三年而物五。○三十四年而物五。○三十五年而物五。○三十六年而物五。○三十七年而物五。○三十八年而物五。○三十九年而物五。○四十年而物五。○四十一年而物五。○四十二年而物五。○四十三年而物五。○四十四年而物五。○四十五年而物五。○四十六年而物五。○四十七年而物五。○四十八年而物五。○四十九年而物五。○五十年而物五。○五十一年而物五。○五十二年而物五。○五十三年而物五。○五十四年而物五。○五十五年而物五。○五十六年而物五。○五十七年而物五。○五十八年而物五。○五十九年而物五。○六十年而物五。○六十一年而物五。○六十二年而物五。○六十三年而物五。○六十四年而物五。○六十五年而物五。○六十六年而物五。○六十七年而物五。○六十八年而物五。○六十九年而物五。○七十年而物五。○七十一年而物五。○七十二而物五。○七十三而物五。○七十四而物五。○七十五而物五。○七十六而物五。○七十七而物五。○七十八而物五。○七十九而物五。○八十年而物五。○八十一年而物五。○八十二年而物五。○八十三年而物五。○八十四年而物五。○八十五年而物五。○八十六年而物五。○八十七年而物五。○八十八年而物五。○八十九年而物五。○九十年而物五。○九十一年而物五。○九十二年而物五。○九十三年而物五。○九十四年而物五。○九十五年而物五。○九十六年而物五。○九十七年而物五。○九十八年而物五。○九十九年而物五。○一百年而物五。



懸哀樂入之則有所懸窮子疑其因親而哀樂故謂之無所懸身外之物任其飛來飛去而已無與焉寧復知其多少也從無我通無彼物有所見來有所得鬼入無方天成無為不知死生無有大妙無名生前有為則死後精氣不泯而相天蓋以既死而為鬼神有自而入也若為生

年而來六年而鬼入物心神凝定卓然如有也來精神生意依依日親也鬼入即神來舍也○三句在存主處見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天成謂合乎造化之自然不知死不知生即內篇所謂不死不生者也大妙則未始有始者老子所謂要妙是也○三句是與道合真生有為死也勸公處不知死不知生與大妙原無漸次生有為死也勸公人之生也蓋有所為之不同及其死則同歸而無有異如有勸之者然○此從上不知死不知生透下意來至末俱發此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以適惡乎其所以不適人皆以其死自有形返於無形而不知其始生之初強陽之氣原無所從來也若果從無中來乎則強陽之氣何能窮其所往窮其所不往耶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天有日月星辰之數如甘石巫氏之書是也此地有耳目聞見之所及如禹貢圖經是也此

人陽射則何從勸公乎正解大妙之人無所不適而相天造物不比尋常有為之人直至死而方能勸公也歷數寒暑春秋也人據物類消長也且不能指其相天造物之迹在于何所而其理則默存乎其間朱註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死也十一字中諸本勸公二字

雖最不可知而亦有可求者若生死之間其所以然之理將何處求之耶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若以生死之理求之於命則終若有所制既疑於有命矣而求其始將有以相應也若之不可得又疑於無命是命有不可知者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若以生死之理求之於鬼則福善禍淫既似有鬼主之者而善者或未必福淫者或未必禍又似無有鬼主之者是鬼又不可知矣○此言生死之理本有不可知者惟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者斯得之矣千古疑根數語說破奇文至文存疑果不然乎學者自有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叟叟也奚稍問也景外微陰非二故曰叟叟叟叟與衆字相呼應稍問猶云末論也予有而不知

莊子因

卷之六 寓言

四



屬下向沈其相  
勸於公事也如  
子死孝臣死忠  
是也真知其所  
終謂不意此物  
之終而忽終是  
分明有命之者  
莫知其始謂  
起頭不知其然  
而然極屬無謂  
是想來無念之  
若此根地有人  
據而言之以為  
無元神則寒暑  
春秋相心而不  
爽矣以為有鬼  
神則或逆行而  
不心矣此根天

其所以影之俯仰行止隨形而予蝸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蝸甲蛇蛻雖附於形尚有其質影則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况乎以有待者乎。也。影之遇明則顯遇暗則隱皆本於形彼指形而言也。然形亦不能自主尚為影之所待而况主張有待之造化者將不為彼之相待乎。是形影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之不相離皆不能自有也。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陽強健動之義來往強陽既皆非我又何以有問乎。此承一段生死出於陽氣而言與齊物論同意而文更覺新異。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

有歷數而言之  
造化之迹乎  
歷數人據今皆  
不可知則大妙  
之人默存乎中  
若非言可得而  
聲矣  
強陽謂不意其  
往來而忽焉往  
來是無有中  
有不可定救故  
無可置問此正  
與俯仰等之問  
相心

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屣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問矣請問其故。敬問可教之。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睢盱目張目皆者而誰與居言人將畏而去之也。下篇。太白若辱盛德言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全此意。若不足。陽子居楚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避席非止於不爭而已爭席非止於不避而已。聞道之人其初終不同如此。

立言所以明道豈不可以莊語而必藉寓言以為廣重



言以爲真。卮言以爲曼衍。蓋道本乎天而不在人也。如孔子前是而後非。是道以時而化。曾子前樂而後悲。是道以事而化。顏成子遊前野而後妙。是道以功而化。則道之無定在也。審矣。夫道之始卒如環。莫有大於生死之故。然其中之有鬼無鬼。有命無命。造物之幻。皆不可知其。在人。也不過猶罔兩於景。各有所待而不能自主。是欲言以明之。而有不可言以明之者焉。惟去其睢睢盱盱之形。如陽子之爭席。戒其感豫出異之事。若列子之饋饗。則其人之天見矣。夫造物之報人也。報其人

之天。故安其所安。卽知道而勿言可也。然人心易動而難靜也。上焉者用成技於屠龍之巧。衆人所以多兵而垂於聖人有求之效。下焉者敝精神於苞苴竿牘之際。小夫所以爲知而昧乎至人無始之歸。其欲天而不入難矣。不知離實學僞。非由天布。內刑等之外刑。適所以自傷也。乃猶內藏其山川之險。而勞人之九微。外昧乎唐許之風。而矜心於三命。是未取五德之凶。入極之窮。三必之達。六府之形。一一而並較之耳。若莊子之應聘也。以犧牛不如孤豚。其論葬也。以烏鳶無異螻蟻。總無



有窮達生死入其意中。則人而天矣。如是雖明道而實抱道也。雖立言而實不言也。此篇是全書收束推著書之本意。與列禦寇總為一篇。後人因摭入讓王等四篇於中。故分而為兩耳。惟曹商得車。宋人錫車二段語頗近於虐諛。似非有德者之言。當別之以俟後也。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鍾惺曰。多與呂氏春秋同。夫呂氏昏。虽有嬰莊列者。然不於於此篇。獨襲之多。且氣格淺弱。與莊文不類。幽憂。其不得清幽。高誘曰。幽憂猶隱憂也。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是何句法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二段俱輕天下而重生。語既同。舜以天下讓而斷論亦無異。文情板而不變。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

莊子因

卷之六 讓王

七



貴生菑

循本今常德府武陵縣南蒼山有善卷壇

捲同卷如賈捐之昧死竭卷誠悃之意徒言葆力則不葆其神可知矣

審菑菑

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溪山莫知其處此隨在而自足者無所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捲捲用力貌此不言己之當受不當受單言讓者之德為不至如果舜德未至亦不待於讓天下時而始去也理之不可解如此大王豈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豈

謂戰鬪而殺人之父兄也

虽有富貴不戀之以傷其身

尔雅云南戴日為丹穴強出之而薰之以艾薰如三薰三沐之薰

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良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豈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所用養地也此言去其國以尊生段未以世人對看作斷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



廢斷也。

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此言不肯傷生故輕其國與大王直父一段同有避患之意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廢只作廢疾解不然而攫之者必作斷而去之說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

生以憂戚不得也昭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此言身之本重於天下愁身傷生以爭之者不知輕重者也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直布之衣而自飲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宜以治天下為國家與治天下有二乎何緒餘土宜之

褚註聽者多有字  
治身治當是持  
土宜糞草也



凡聖之聖行

所以之往而不傷生也所以為為而不傷生也

重官氏春秋作珠

君之于民罔之可受但使官遺之粟則不可耳

不同。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此言惡富貴者所以完身養生也。

子列子窳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窳，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

列子註君以不用賢人為過

知我則不待如此窮困矣

子陽鄭相為大嚴酷罪者無赦

舍人折弓，畏子陽怒責，因國人逐狗拘而殺子陽

陽

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若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此言非分之祿不可妄受。恐貽非分之災也。○數言警策似國策。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



韓詩外傳作南人欲見於君者必有大獻重室然後得見又曰遂不受命入于澗中

焦註司馬本三旌作三珪云諸侯之三卿皆執珪者

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兵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鐘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此言非義之賞，不敢當。左為高義也。○文亦頗類國策。

茨積也。室不洽，故所積皆生草也。以蓬為牆者，有二室也。軒車高大，故巷不能容也。或曰：蓬冠，即古云：即今之椹皮。斯弓者，又曰：希世，顧世譽也。一說：其通。學以為人所學者，皆以適人之適也。教以為己所行者，皆以求富貴利達也。腫噲，刺錯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紆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緘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此言有道者，重在學而輕在貧也。 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緘而歌商



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此言有道者養其內而忘其外也。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飡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此言知得者。以其行之修於內也。○三段俱係孔門弟子之事。莊叟未必深羨乃爾。

言不能自見則且從心所欲然俾能神無思乎惡如世說轉作惡教日之惡神惡猶意中不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言雖知生可重而不能自勝。不如且順之。而勿強抑。強抑則內傷其神。神惡之矣。不勝一傷也。強抑再傷也。故曰重傷。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此言棄萬乘而從布衣。雖心不能自勝。而有入道之意。亦人之所難也。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



藉，狼藉也。陸註藉謂陵轍。

通雅，削然，傷然。即蕭然，挖然。即慨然，蒼然，古氣。字轉云凡曰乞。與則音氣，古从乞，从无，从乞，互通。司馬曰：共伯名。

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挖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

和修其好賢，周房之聲，諸侯請為天子，即位十四年，大旱屋焚，上之曰：房王為其君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于宗。許由共伯本嘗有窮通也，引之何為？不若是而已，猶云若是而已也。

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想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此言得道之人，窮通非所計也。○自篇首至此，共十五段，其中所引大約俱輕外重內之意。強半於段末，用斷語調，既庸俗意亦重複讀之，令人生厭。至此段末，忽用古人二事對待雙收，其格法自西漢之後始有之。今乃指為莊子手筆，豈不笑殺。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猷猷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此言遊帝王之門，以重生既投淵矣，其意欲何為乎？死得無謂。湯將伐桀，因卜隨而謀。卜隨曰：非吾

莊子因

卷之六 讓王

七



阻兵須強方殺  
君須忍垢

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光而謀。瞽光曰：非  
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  
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卜隨。卜  
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  
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  
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此言爭讓均為辱  
行，有道者所不忍  
聞也。○死。湯又讓瞽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  
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  
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

祈喜，禱求所好  
之事也。  
人樂此政則行  
此政，人樂此治  
則行此治。

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  
負石而自沉於廬水。此言取之不義者受之  
不可也。○死得無謂。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  
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  
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  
之。○夷齊原為文王養老而至，非為武王來也。使周公與  
盟，本可詫異，而况以加富就官等語相結乎？何武王之  
不達至此。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  
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入也，忠信盡治，  
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

莊子因

卷之六 讓王

古



並伴同此  
人同也  
塗汚也

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眾。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此言推亂易暴。所以德衰。潔其行者。必不苟生也。○自讓北人無擇至此四段。俱說枯槁赴淵之士。其意以為不義之祿。寧死不受。豈有貪富貴以忘其身哉。但此亦過高之行。不可以訓矣。

篇首至昭僖侯七段。皆言重生者能輕天下。顏闔至孔子八段。皆言得道者能薄爵祿。此二意亦不必深議。但自北人無擇至伯夷叔齊四段。又言辭讓而至死。是以殉名慕高為尚矣。攷寓言篇言申徒狄因以路河。蓋病其枯槁赴淵之行也。駢拇篇言伯夷死名。殘生傷性。與東陵無異。則漆園之意可知矣。今忽舉投淵餓死之輩。列於重生得道之後。不但非全書之旨。竟與本篇自相牴牾。一曲之士。妄竄竒說焉。有不為識者所破。



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

展禽魯僖公時人至孔子生隔八十餘年若至子路之死則百有五十餘

歲雖曰寓言太不近理與莊子見魯哀公同謬

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

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

穴室穿人之室為穴樞戶謂撬其門

而竊入也此皆穿窬小盜之所為魯有從卒九千人而猶為此乎下又言大國守城小國入保益自相矛盾矣

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

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

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

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



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淺率至此，徑似小說家語。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湧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餽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

言一見於秦下而望其履也

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枝木冠，冠多華飾如枝繁也。死牛脅，以牛皮爲帶也。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餽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又板援柳下季作個進身之謁路，備極醜態，忒把夫子說壞了。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噴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



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上中下三等果，以此為定論乎。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向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耻，不取焉。言三德，此又獨稱其一德何也。且南面稱孤，豈在容貌乎。擬跖之詞，或可顛倒是非。擬孔之詞，則當選言而出矣。將軍有意聽臣。上言南面稱孤，此則徑把盜跖看做王侯了，不然何以稱臣也。臣請南使吳越，非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

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夫子何能使列國諸侯為盜跖造城立邑，尊為諸侯。即曰能之，但問數百里之城，數十萬戶之邑，何處有此現成隙地。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二語確是至言，世間面諛腹誹之輩，亦強盜所痛絕，妙甚。今告我以大城眾民，是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

遺德猶遺財也



如見擊太古象

立群臣異位于  
群臣也然亦費  
解矣

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莊子生於戰國彼時東周雖衰猶稱共主其曰後世絕滅斷無此理。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

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距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



命人惟乞者不惜  
沉之于水也

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王武王伐紂文王  
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  
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  
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  
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鼈所  
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  
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  
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磔陳鳥  
流烹也操  
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所謂忠臣

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

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既曰世謂忠臣則世之尊  
之信之矣又曰卒為天下笑

兩語一氣而下亦不照應如此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

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

人事者不過此矣○又竊戰國策唾餘攬人  
欲以擬莊寃哉為莊也皆吾所聞知

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

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

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數  
語似

為近理但以聲色等項  
欲養壽全真豈可得哉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



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  
容夫子驚懼失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意處醜絕惡絕。  
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陸註言何不循行以爲名利之嫌乎。蓋人無行不信。不任事則名從何來。利從何得。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人事之宜。真在是也。若奔名與利。而反之于心。以自審。則夫士之爲行也。豈真有見于美理之當然。而不可一日不爲乎。分明是爲名利而脩行也。蓋子張務外。故所見若此。苟得

○此段作者不知義何所屬。以孔子爲是邪。以盜跖爲是邪。吾請曲爲之說。曰。大意以聖如孔子。猶爲盜跖折服。則聖知誠不可恃。以爲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註脚可也。然亦大費解矣。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信。○無耻而信。成個何等人物。津津言之。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平。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臧聚。臧獲竊聚之人也。汝行如桀

莊子因

卷之六 盜跖

三



則以為名利者不在於物而見得無耻者富多信者取頭信謂以然謂取信于以若奔名典利而及之于心以自審則夫士之為行也豈真一無所為而抱其天乎抱如抱一之抱言與之相守而不離也

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後世莫不如此然後世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俗所謂溷得出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

美尾叶韻

五倫四方上下

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兩人不相服故訟於無約而請決也無約人名曰小人狗財君子狗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狗其所不為則一也數語類駢拇篇臧穀之故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

或曰日每日也或學之誤釋然之辭張本作昔

至京未並無約之許

莊子因 卷之六 盜跖

五



勝子作申子  
謂申生也  
事見孟子

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  
而富無徇而成將棄而天數語似秋水篇何為比干剖心  
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  
立乾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  
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  
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此段言為利者固非即為名者  
亦非惟當抱道而聽其自然之  
意末只言為名之非蓋  
為利之非人皆知之也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  
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

沈註知和云  
者言此人自以  
絕俗過世  
士其全無道  
理所以覽古今  
非是非者不過  
世俗之變化弄  
其至富至貴以  
務此其於養生  
不亦遠乎  
或曰註疑有脫  
字注知和言此  
孝名利之人自  
以為與我同時  
而生同鄉而如  
若皆不我若我  
心絕俗過世之  
士矣而察其胸

之道也見下貴者言安體樂意  
則有之長生恐未必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  
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言但推尋正道而  
不忘故不用邪知  
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  
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  
分也言富者與人同時同鄉而世輒下貴  
之是中之無主以覽古今之是非也與俗化世去至  
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至重至尊者性命之情也為  
其所為則為世俗之為矣此  
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憐怛之疾恬愉  
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  
不知所以為不監於體不監於心言為世俗之所為而不  
知吾之體與心有自然之苦樂所以知為為

莊子因

卷之六

盜跖

三



中全無主意不  
過能覽古今之  
成敗知是非之  
分別而已此等  
無頭學問自口  
耳聞見來胸中  
有甚主張

陸註天下之人  
莫不似我之貪  
有起然而欲辭  
首

而不知所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以為也。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同秉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就能辭之言富者人莫不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

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度猶度量當然之則也。不足有餘俱從度字生來。言知者之所為為人非為己不違其當然之則爭與讓總非貪廉也。監字亦根上面。監於體監於心來。猶周監於二代之監。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其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世人知人生於憂患言禍多而福少所以吉居一而凶悔吝居二也。不知大易



揚升庵曰馮舊  
憤二滿也按當  
音如馮河之馮  
富人積資如負  
重然則已難矣  
又行而上尤其  
難矣或曰猶心  
憑而未據之馮  
使同使二溺皆  
須憑氣以言富  
貴之人躬已肥  
沃諸事艱難  
艱難  
馮非  
言暫避人之說  
賢而操而不肯  
舍此也不知句  
醜禱求之意憂

中所言無咎無譽處皆為福地。但昧者不肯打有餘為害。筭宜其營營逐逐於無已也。讀此可以藥迷。而財其甚者。消息盈虛之道不可草草讀過。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鍾鼓篔簹之聲。口噉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依溺於馮氣。言富人飲食不節。其氣債畜。不通。吞咽曰依。溺遺尿也。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馬用力之意。猶藉也。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無事。火上炎而水下降。數數便溺。體既。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自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醜。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

戚而禱求也  
或曰戚醜憂焦  
也

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言重樓內。匝疏軒。外不敢獨

行。可謂畏矣。優孟詩有廉吏苦貧。貪吏苦富之句。苦貧

曲中隱情。今後如遇富人。攢眉切不可。此六者。天下之至

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

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放鷹犬於蔡上。聞鶴唳於。故觀

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繚猶繞也。此段言為利之累。足以醒俗。但重義

輕利之旨。是道學先生恒談。似不待南華饒舌也。寓言篇謂人而無人道。是謂之陳人。盜跖可謂有人道

乎。假盜賊之口。歷詆古今聖人。是欲率天下而為盜賊

繚意。中委曲  
繚繞也。絕絲寧  
為死也。



也。子張滿苟得雅重名利。各持其說。惟無約數語。頗顯駢拇秋水二篇語意。其不至背道而馳者。賴有此耳。知和闢無足之非。微為近理。然重義輕利之旨。常人皆能道之。漆園重道德而輕仁義。斷不取此。乃龍門猶取而信之。此理之不可解者也。

雜篇說劍第三十

鍾惺曰。事與辭俱非莊派。只是戰國策士游談。正此說。說及幸臣論相似。然氣格視彼二篇更為淺薄。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左右何以知莊子當能。豈莊子常以遊說之名著乎。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悝未嘗言。而莊子先知其欲。絕王喜好。想左右已先泄之矣。但上文何以教周之問。



曼胡粗纓無文理也

不多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  
事乎。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  
不得也。○既說身死安所事金是莊子其以身殉人矣。又云趙國何求而不得復欲以身殉利何其輕賤至此語意從國策中說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  
平原君一段竊來。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  
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  
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  
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變其常服而從劍服銜玉自太  
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

郭本曰上有王字

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  
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  
不置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  
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  
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  
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曰今日試使  
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  
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  
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



鍾惺曰此處須得一麗語形容方是匠手却乃聊且結束所以但覺淺弱

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鏑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夾缺同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

朱註稱王居曰殿非戰國時之名也

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主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就劍上翻弄三段分出天子諸侯庶人語雖奇而意則疎若大王此時仍把庶人之劍與莊子較量吾不能不為莊子危也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三環謂自進食者三而環繞於席前敬之至也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



皆服斃其處也。服斃謂忿不見禮皆自殺也。此篇是一氣文字無甚淡意筆力膚淺為時手賡作

無疑

篇中口角絕似戰國策士之談莊叟言寧曳尾塗中主  
公大人所不能器乃顧為人作說客邪其就劍上發出  
天子諸侯庶人三段詞意體裁頗類國策初讀之似覺  
奇闢再繹之而意致便索然矣要知讀古人書其一覽  
而盡者即非佳文莊子為此又何以為莊子

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李云交俱也  
本作皎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  
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  
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揄袂揮  
袂也列  
禦寇篇云敦杖蹙之乎頤惟見其工此言左手據膝  
右手持頤轉覺其拙蓋彼篇文古而此篇語纖故也曲終  
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  
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曰孔氏者  
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  
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



下。此孔氏之所治也。文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真字伏脉甚遠，未段層層發此義。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一再拜已成禮矣。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緒言未盡之言。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言，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一再拜禮已多矣。丘必而修學，以至於

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地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羨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



言善否比居之  
而惟類之所適  
則偷拔之也類  
適節節持之意

用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  
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  
而擅飭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果哉未且人之難矣  
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  
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  
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  
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  
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  
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

侵入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  
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  
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八疵四患者來俱是僉王所為而以戒孔子真覺無謂孔子愀  
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三再拜禮太煩矣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  
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  
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  
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  
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  
矣。數語亦屬套頭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



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三語甚確足以不朽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

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偽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四再拜禮煩而生厭矣此時幸而漁父告去不然則孔子竟成一拜戲頭陀一句一拜自晨至晚無一休歇矣膺手搜索枯腸冤苦已極不得不於此處用力點綴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



勿與之身乃無咎。上面既說同聲相應同類相從。此又言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語氣

竟截然如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

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桴音。

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後久矣。未嘗見夫子

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

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若夫子而倨傲。何以為夫子。今漁父杖屨

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

夫子矣。粗率如此。成何句法。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

矣。由之難化也。莊子。文極變幻。不可方物。此篇首言甚矣。子之好學也。中言甚矣。子之難悟也。未又

言甚矣。由之難化也。此等句法。有何驚天動地之奇。而屢用如此。總之才竭思窮。不得不如此也。湛於禮

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

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夫子既下

以至仁。自居。斷無此理。或以至仁指漁父。說謂漁父之至

仁。故能服人。而下之也。若然。則下人不精。不得其真。二語

便解不去矣。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

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

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

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粗率已甚。不忍卒讀。吾敢不敬

乎。此篇敷衍成文。全無意味。筆力庸弱之態。具見。乃敢擬莊。吾服其膽。



食于十餐而五  
餐先饋言有十  
餐則以五餐先  
饋于已同食餐  
者不能相並  
內誠二句言胸  
中之所夾得者  
疑結而不解狀  
故此形如問謀  
然偶出而露其  
光耀故為人所  
見也內誠成光  
之本不鮮形謀  
之由光耀外露  
則人敬已甚乎  
貴老之人

篇意以無位而設教固屬多事必貴真而去偽方為聖  
人。比前三篇意義差勝。但所謂入疵四患中賢之士亦  
已飲聞乃取以教孔子是遇上乘之人反說下乘之法  
無是理也。若謂漁父不知孔子何等人則為漫然套談  
亦不足取矣。其筆法庸弱與上三篇如出一手。然非淡  
於莊子者亦不能辨。惜乎太史公亦為所欺也。嗚呼黎  
丘之可畏如此。

雜篇列禦寇第三十二

沈註使人移所  
以貴老若  
以事我或曰敬  
我實禍我也  
權量度也權輕  
不甚用其量度  
也惟利薄故權  
輕若本錢既大  
則心計轉繁矣  
或曰列子作無  
多餘之贏當疑  
之弟能觀而不  
能改則外共出  
同或曰汝其居  
矣已若有出則  
人將從汝李本  
作已  
不言之教較形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  
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餐而五餐先饋  
漿者之家也言吾往食於賣漿之家者有十而五  
家皆不待沽而先以漿饋饗蓋敬之也諸解俱謬伯昏瞀  
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鮮形謀成光  
誠不能渾而無迹則形於外者未免舉  
動便僻以成其光耀使人得而見之也以外鎮人心使人  
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醜醜也所患謂人敬已過於他人  
所以致  
患也夫饗人特為食羨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  
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况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



謀成光者自見  
波執此化  
已矣言不消矣  
恭了隱食須  
使人無保便為  
良業或解為不  
可救業本是  
焉用何用保之  
之人感豫四句  
言感而使人悅  
豫由汝之出其  
所異以動入故  
也人既有所豫  
則汝豈能一無  
所感乎若有所  
感而搖汝本來  
之直性此種喪  
已狗物甚無謂

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萬乘之主  
倦勤如此使其見我必將委國而授之以政則我伯昏  
亦身勞知盡矣所謂整其所患者此也安得無驚伯昏  
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己人將保汝矣觀內省也保附也言汝既善於自省矣但  
處己如此而不求更進則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  
人將附汝而不能却之也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感之乎  
也屨滿來其家者眾也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感之乎  
願謂枉其杖以支頤而皮肉皺立有間不言而出以入保  
見其不足教也宿損列子提履蹠而走暨乎門急  
求言恐其追之曰先生既來魯不發藥乎曰已矣言汝之  
不及也暨及也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指戶外屨滿而言  
救矣只舉前語作一

也史張魯傳使  
者多進莊子  
天子注美言如  
成熱也孰字如  
此解既與小言  
相閱又以見習  
熟而真能覺知  
不成儒可知  
病根在己已有  
異于人故使窮  
墨而欲明其儒  
業之成也  
而指其父也怨  
其父故如此稱  
之所謂賤其親  
也言何不視汝  
之佳兒已致于  
墓木之拱矣

証據輕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為  
挑冷雋畢竟非有意求人之保但汝不能使人勿保汝也而為  
用之畢竟非有意求人之保但汝不能使人勿保汝也而為  
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又無謂也出異表異也感人  
保者殆表其異以示之故耳然有所感則我之精與汝遊  
神未免外用遂致搖動本性而不自知其無謂也與汝遊  
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就也  
汝所從遊者莫知以此告戒於汝至其所言皆為鄙細之  
言徒為人之毒害耳若是則同入於迷途豈能相出乎  
告叶谷語意本一申用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  
韻句搖曳出之奇絕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  
飽食而遨遊沉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俗所謂巧者  
拙之奴淡得  
此解○此言所以鍾惺曰語收有雅致而鍊法最可欽  
使人無保之法循本說誰何也相問之詞莫有能覺悟者何取其為相問也



此正說緩之不  
足以食報故使  
弟墨而殺其軀  
象伯觀之未有  
不墮其坑者  
有德者即安其  
天而不分彼我  
矣衆人皆指緩  
說爲儒正宜關  
墨而緩使其弟  
墨子不宜怨  
父而緩指其父  
爲而安其所  
不安也河潤沃  
及則及于儒  
素位而行可矣  
今欲使弟墨以  
表異自殺傷其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祗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  
及三族。緩墨翟之兄。呻吟。誦讀之聲。裘氏地名。河潤澤及。言其儒業之成。利澤及人之遠也。使其弟  
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緩與弟二人各以其學相雄長。  
其父助墨而紉儒。緩以弟之學係已。所使。其父夢之曰。使  
而以已之學爲弟所勝。故因而自殺也。其父夢之曰。使  
而子爲墨者。子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爲秋柏之實矣。緩既死。猶見夢於其父。曰。使汝之子學墨者。乃我也。汝何不見其爲墨之善。已成其材。如秋柏之實矣。是誰之功。乃黨弟以致我死乎。闔胡皆訓何夢中諄。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  
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性之所安也。造物之成就人。必其人性分中帶得有此一段薰習之氣。非可強也。夫人彼爲墨者。亦本有爲墨之根氣。故爲墨而墨成耳。夫人

父心已死而見  
夢是不安其所  
安也或曰闔尹  
子聞道之後有  
所爲有所執者  
所以之人無所  
爲無所執者所  
以之天  
不言即是爲已  
工夫屠龍技成  
喻劫破變化不  
測之域電人于  
可必者亦視爲  
不可必故胸中  
無爭奪衆人于  
不可必者亦欲  
必之故胸中有  
爭奪焉其後文

以已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拌也。夫指緩也。緩以已之處弟。有以異於他人而賤視其親。是貪天功以爲己力。何異於齊人之井飲者。以泉爲己私。而至於相爭鬪邪。齊人。卽齊民。猶云衆人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今之人。大約不矜其已之所得。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道。天之刑。上德不德。有德者以不知。亦所以全其天也。况有道者乎。有知則不免與天相通。以自傷矣。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所安者天也。所不安者人也。○此數語足上意。緩蓋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者。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道者無心自然而已。知而意之。則涉於有心。古之人

莊子因

卷之六 列禦寇

三



也。卒曉學問也。塞好為難。無益之學。惟至人為能。行道生。物及形。歸虛。今小夫之精神。已盡乎。淺而欲為此。則迷惑于宇宙。而不知從何處下手。累乎形。而不知太初。在于何所。太一。提提調和之意。兼濟。二例。講形。虛。三典。文也。映道物。一。例。講聚。精。會。神。而歸之于未始。

所以行不言之教也。○此段朱泮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根上段大人字發出議論。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屠龍喻學道者。單。千有。至於千日功成。而無所用其巧。即得魚忘筌。聖人以必得。兔忘蹄之意也。○此以為知道勿言之喻。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以必不必。謂有者亦無之。以不必必之。謂無可順者。故所行。輒有營求焉。不知胸中之兵。恃之。未有不。自傷。以底於亡者。○此承上無所用其巧。句反覆言之。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做精神乎。寒淺。苞苴。以遺。竿牘。小知所拘也。○做精神。三字。根上兵字來。居今之世。非此不行。所謂不可須臾離者。豈特小夫之知為然。邪。言之不能無。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

有始。而其真無何有之鄉。故其精神之運轉。如水之流于無形之地。即其發洩。而為兼濟。大一亦在于太清之所。而非沈濁汚穢。汝為指小夫之知。毫毛苞苴。竿牘也。太寧。甘宜于無何有之鄉也。甘。真所謂黑甜也。初不須節。三之已文矣。而又画之。則文之過也。非受之以天而。

不知太初。小夫之知如此。乃欲兼通乎道之依。物之故。以兼濟道物矣。為形所累。而不知太初之本。無不能達於太一形虛矣。太一。即太初。為數之始。萬物從此離無。入有生。生不息。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其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無始。即未始有始。比之太一。太對看。其冥。酣眠也。無何有之鄉。則無始是也。至其應物。則如水之流於無形。發泄乎太清。過而不留。物而能化。至人之用心。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而不知太寧。毫毛。即寒淺。未始有物之初。無紛紜。鞦韆之擾者。通雅。謂。大。守。財。用。錢。玉。寶。龜。蛇。皆。陰。也。小知之役。後。至人以為可憐。惑者。淮南。甘。與。大。宜。之。而。竟。禪。乎。昭。三。之。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

莊子因

卷之六 列禦寇

尾



受之以私心非  
幸之以天而幸  
之以精神此皆  
忍性之害  
鍾惺曰與子如  
字子頗關自謂  
言仲尼果宜於  
汝我相頤指  
乎出於誤則可  
若認真則恐非  
宜古商賈不與  
士齒今施而不  
怠則有相市意  
其係士也而齒  
之然人之神終  
不欲齒  
示民者非偷安

黃馘者商之所短也。槁項者項枯槁無肉黃馘一悟萬乘者耳黃悴消削如被馘然。  
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  
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  
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此老  
利只得如此。此虛詐。若與之高談道義無益也。吾以曹商亦  
頗有廉耻的人。聞舐痔之言。遂默然不語。若係今人。則以  
笑罵由人。笑罵其心竟以舐  
痔為榮矣。○文非莊叟手筆。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貞。楨  
幹猶云。曰。殆哉。坂乎。也。危。仲尼方且飾羽而畫。以文物之  
棟梁也。曰。殆哉。坂乎。也。危。從事華辭以支為首。以枝葉之  
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言為美也。

且夕也。故欲為  
後世慮者。莫如  
休而不治。難治  
也。軒有一句不  
屬于前。不麗于  
後。蓋治則必期  
其效。故為施而  
不念。此天之布  
化不同。夫所謂  
施不念之不可  
者。以其似商賈  
之念。三不念所  
出之入也。夫商  
賈不掛人之齒。  
類。或以幸而  
偶掛人之齒。類  
其人之真神終  
不以齒也。詎之

忍性猶云矯性。視猶示也。言矯飾。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  
其自然之性。而不自知其無實也。以上民。能與人相忘也。上民長民也。彼宜汝與子。願與誤  
而可矣。彼指仲尼。謂仲尼若與汝宜而與之。以安養天  
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為後  
者。恐其江河日下。愈趨而愈遠矣。休勿用。難治也。施於人  
也。○離實學偽。根上飾羽而畫。五句來。  
而不忘。非天布也。民之所以難治者。以其上有心感之不  
有間矣。布。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商賈不齒於  
布。獲也。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商賈不齒於  
私心也。雖或偶以事故相齒。而人之神終不樂言不欲與  
之齒也。○買絹牙郎官婢猶羞之。其一段持籌會計之態。  
令人委難相近。勿謂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  
讀書人太生分別也。

莊子因

卷之六 列禦寇

辰



以刑罰而訊問之也。食之以憂患而剝蝕之也。宵小也。厚兒渾厚其兒。身為喜怒未必喜。怒兒為善惡未必善惡也。且如鄉愿而有益于人。柔順懷急。俱非中道。然亦有見如此而內自通達者。堅而縵。謂見若堅強而臨事則寬。縵不足倚恃也。緩而鈇。謂見若急而臨事則緩。而鈇謂見若急而臨事則急。緩而臨事則緩。而鈇謂見若急而臨事則急。

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桁楊。挫。動。謂心之搖作。過謂事之悔尤。宵人昏昧不曉之人。離。惟也。○自難治句。至此根上。受乎心。宰乎神。二句來。重在內刑一邊。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夏且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貌厚而情深。所以為人心之險。其難知者。正以此耳。○好狠罵。幾於皮矣。故有貌愿而益。愿。謹。益。盈溢也。有長若不肖。長。有技。不肖。無能也。有順悞而達。順。與。悞。急。達。相濟之意。有堅而縵。堅。堅持也。縵。纏繞也。有緩而鈇。緩。和。緩。鈇。急也。○五句言人之情貌。每每相反如此。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言惟人之難知。故嘗有就義之人。即為棄義之人也。故君○世人說仁說義者。便是不仁不義之尤。切不可信。

堅強足以敲打也。鈇。臂。鎗也。厚。見深情。豈能逃君子之洞鑿哉。孰敢不軌。何敢不在下法度之中。孰協唐許。言唐堯許由。俱不在他眼裡。不吝較量也。賊莫大以下。別為一段。心上平着。不得一物。而肆其天。桃括之。是者。天地為之所謂天。性有五。是也。中。德心也。害于德者有五。而心其

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徵。驗也。○單言不肖。而不開口。便見肝膽。不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待試。而後見也。循牆而走。孰敢不軌。軌。取以。為法也。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錡。再命而於車上。僂。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而夫。猶言而人。外之貌。唐許。唐堯許由也。言其倨傲如此。比之。唐許之讓德。當何如邪。○此言器度大小之不同也。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心有

莊子因

卷之六 列禦寇

完



最焉者也。鍾惺曰：中是子莫之。中最難者，政故為凶首，形字若作刑字，解如天之戮民意，則知慧勇動仁義作六府亦少通。緣物循物則不自主張，優快其優仰同猶俯仰而不得罪人，也。困窮而畏其不如人，三者皆生于憂患之爭，故達可必外通，隨無涯殆之府，勇動爭奪，怨之

為德，非真德也。及後心於眉睫之間，則尤甚矣。乃欲迴光返照而內視，其何足以有成邪？道家所謂制眼之說，蓋本於此。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叱其所不為者也。○凶德猶上，所謂賊也。五者，眼耳鼻為所為而訾所不為，便是德有心而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心有曉者。○承上言德有心之害。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極者，究而言之也。必者，美髯長太壯，麤勇敢，入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入極俱以過人而窮。緣循優快，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緣循不能自立之貌，優快隨起隨敗，自比於人也。三必之知慧外通。外通言通於外，則勇動達亦謙受益之理也。知慧外通以無涯傷其內也。勇動多怨，仁義多責。知慧勇動仁義，三達生之情者，愧。達生之情，則造

府仁義，先王之遺慮也。觀而多貴，爭之府也。此三者人所必有，而不可開其寶也。肖紙散也。亦小知而大知明也。隨者，其生也。天行，遭者，得時則駕。此三者亦人所自有，而直達而由之者也。或曰：遭命，謂君子三命之一。奚散纖毫，不漏俱為所食也。或曰：獲蕭，尾業也。障魚曰槎頭。

於實際，儼然而大解矣。○此一府最為上乘。達於知者，肖。達於知，則能者隨達小命者，遭。遭，猶有委命之意。隨，則無容心矣。故有是安，遇無求之義。兩者略有不同，不可不知。○達生達知達命三者，又是府之好處。○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稱莊子。驕稱，謂見人也。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緯蕭，以織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鍛，捶碎之也。光彩恐為龍所覺，故耳。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微，奚得禍也。今宋國之淡，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

莊子因

卷之六 列禦寇

甲



障壁曰：斷其都記曰：江濱竹繩編之以取魚，謂之扈業。陸龜蒙：魚志漁者，縛蕭承其流而障之，名曰蟹斷。旋初生，蟹將死，兩者相反。乘化歸，尺委而任之，可也。奪身奪以與，蟻則未，爾躍治之。金天魂魄尚隨其所之，而況此臭腐之物，歟！將死之言止此。平不平，承上偏。

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整粉矣。  
鄙夫貪戀權勢，皆乘世主之不覺。一旦悔悟，未有不亡身滅族者。真可危也。○文非莊叟手筆。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  
與前篇龜喻同旨。太史公引入列傳。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  
不說葬具無用，倒說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葬具已有意致絕佳。  
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

字申言之。明者見外物而為之，使神者見而置之，故勝明知奔餘而欲厚葬，是為之使也。若神之所安，則純任自然而已。愚者以其所見而助于人，為則其功外馳，而真神亦喪矣。豈得為明乎？  
或曰：人疑神之誤。

也。○忽添出與奪二字，大奇。若止說烏鳶，以不平平其平也。  
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  
以一家之平，平萬物，未若在萬物之自應，而欲以其所見應之，則必有不合矣。  
明者唯為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  
明見之所及也。執其所見，則受使於物。安能使物哉？惟任神然後能至順。故無往不應也。此明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所以不勝神也。  
悲乎！乃愚人恃其所見，以為可以入人，豈知此不過為功於外耳，何可得哉？○此因上下不可偏之意，而緒及之以發。  
正論。

蘇子瞻作莊子祠堂記，言讀寓言之終，陽子居爭席一段，因去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



天下第三十三  
朱註天下篇  
取篇首二字為  
名實則該括萬  
物之義余直以  
為南華經之後  
序出於學莊之  
學者非莊子作  
也開口曰方稱  
曰有為正是斷  
案此說與林西  
仲同  
鍾惺曰司馬公  
六家要指劉子  
駁七略皆本此  
為不可加矣伏  
下得一察以自  
好及淫而不反

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此老讀書自是千古隻眼  
後人惟以篇目已定不敢擅自改訂亦古人闕疑之意  
然亦不可以不辯也篇末載莊子將死一段以明漆園  
之絕筆於此猶春秋之獲麟此外不容添設一字則天  
下一篇不辯而知為訂莊者之所作矣後世紛紛猶以  
莊自為之甚矣讀書之難言也

之意道術無乎  
不在但道之者  
不能無獨全

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神如雜香降神  
之神明如昊天  
曰明之明重  
德也王二道也  
神何自而降乎  
明何自而出乎  
聖必有所由生  
也王必有所由  
成也四句皆設  
問之辭皆原於  
一名異而其  
發源初非有二  
也神降明出先  
天之道術天人  
以下躰之也聖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  
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此一句是提綱下面五段  
俱有古之道術有在於是  
包伏脉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  
於神者明之藏明者神之發言道術之極也聖王即下  
文內聖外王之道一與上面多字對看不必作抱一  
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  
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  
人天神至聖四名總一人耳  
因名而疏其義故不同也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  
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君子則道術中之人未  
能到天神至聖地位者







發之則王道  
靡費也暉煌  
耀也矯如矯枉  
過直之矯此種  
道術已屬不正  
而墨子為之過  
于其道止則順  
其道而無所改  
更  
沈註太循太拘

此言治方術者各逞其一偏之說不能會古  
裂人之全道術所以分而不一以起下文數段  
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靡麗也暉光也以繩墨自矯  
而備世之惑矯厲也此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  
釐聞其風而說之為之大過己之大循大循一作大順猶  
上文往而不返之病為之大過承繩墨自  
矯一句已之大循承不侈於後世三句  
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關其道不怒  
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非樂節用墨  
以關為非也不怒言但自責也不異言不求異於人也黃  
然雖不求異却又與古之先王不同所以毀古之禮樂黃  
帝有成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

沈註墨子之道  
且盛行未敗  
或曰斂字見史  
季斯傳墨監斯  
之義不斂於此  
禹于天下不斂  
時宜也為道而  
至于不可行于  
天下則公外王  
之道遠

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  
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  
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上皆言其  
毀古之禮樂處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  
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  
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斂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  
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  
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言教人自苦而  
信但當歌而不歌當哭而不哭當樂而不樂是不類乎人  
情耳斂不潤也○此段文法繚繞如千年古木藤蘿盤曲

莊子內

卷之六天下

墨



九場同。

跋木履也。躡屣履也。服華也。

誦墨子之言而倍謫于墨子也。

不可。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  
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  
雜天下之川。索相一作橐耜。九雜糾合錯雜。胼無胼，脛無  
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  
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跣躡為服，日夜不休，以  
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為墨。此段引墨子稱道之言而斷其所為。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  
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謫不同。相謂別墨，以  
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簡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

為別墨之主也。

相進而已矣。持此而行之也。亂之最治之末也。鍾惺曰：可免於亂，然未至於治。沈註：謂亂之易而治之難也。鍾惺曰：累與節相反，苟與伎相反。

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別墨言於墨之道，文自成一，家也。相訾相應，所以為不同處。與上文不異呼應。巨子，墨道成者。尸，主也。至今不決，言久無定論也。此段又言墨之教，又有不墨翟貪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同如此。之墨者，必自苦，以胼無胼，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  
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  
槁，不舍也。才士也夫。相進，相勉也。求之所不得者，雖枯槁已。非聖人之道也。才士二字，寓褒於貶。墨子一段，計共五百餘言，層層駁駁，忽於段末，叫轉數語，烟波無盡。韓退之爭臣論，蘓子瞻范增論，皆從此處脫化出來。人都不覺，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枝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

莊子因

卷之六 天下

墨



或曰方言秦晉之郊謂熟曰肫內則濡豚註濡說爲而集韻作肫煇龍龜作駝分其等差而寬以因之也心本無可方物而今強爲之形容心本無可名言而今強名爲心之存如下文以肫合歛鉅文便謂是心之應行也人雖不歡而強欲其之熟如物不能熟而強合以養之也置以

止以此白心不累不飾故以情欲寡淺爲內不荀不伎故以禁攻寢兵爲外白心言既勞于救世而自奉又薄以示其心之無他也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不累俗却駭俗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接萬物以別有爲始其接萬物也別而宥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肫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其言心之容也乃各之曰心之爲行所以肫合驩調海內者人當推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此九句指禁人雖厭之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忽插中間作過而必行也

爲主置心之行以爲主也固置二字頓住另有妙美言必欲用其道則五升之飯足矣他無所用不以身假物根不累不飾來明無益于天下之學也宋註假物殉物也沈註借仇之借因傲緒註云此句頗難解唯郭註近之因傲猶謀跡也謂弄曠不切事情

脈有蜂腰馬跡之妙又於上段格調一變此古人下筆有神非今人所知也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言我何必於自活亦以傲乎今日救世之士端以自私自利者此卽白心之言○此七句指情欲寡淺之實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不苛察務寬恕也不以身假物必自出其力也其行適至是而止言所行不過如此也○此處不着斷語蓋斷語在前詘然而止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然格法一新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然猶水之決聽其自然而無有主持也趣物而不兩然然

莊子因

卷之六 天下

巽



一經遠扶則不能備及有可教者則必有不可教者故不至

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遠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冷則不熟汰則不擾若較量于道理之中以為有知與不知焉譏髀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推拍輓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譏忍耻也

意誤髀從邪也無任不任事也無行脫略不為行檢也全一身也或曰通雅誤言誤語也髀言乘輓之滑也輓與到通輓斷謂強毀圭角慎到之道如此是直以土壤為不失道矣

謹懼曰三人慎單敘詳彭用合敘略

當是偶然過物之意前所謂決

莊子因

卷之六 天下

四七

髀獨行也推之拍輓之斷總是與物宛轉之意苟可以免言苟免於罪也魏然獨立之貌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墜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無咎所以無譽敘事中忽推原出一層文情飛動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塊土塊無知之物也慎到以為不失道非死人口吻作斷田駢亦然四字學於彭蒙得不教焉以教則不至也



然無主。下面  
使入見而觀之  
亦此意也。觀同  
觀無圭角也。  
或曰通雅。錢註  
音聞今無錢字  
即是闕字。古文  
作闕。闕。唐人  
用。然。是。也。鍾  
惺曰。已無居。物  
自著。於。鏡。景。親  
在。已。形。物。二。句  
是不毀。方。物。動  
靜。三。句。是。主  
太。一。勞。乎。以。下  
四。句。是。常。無。有  
沈。註。老。子。曰。常  
無。欲。以。觀。其。妙。

音聞  
窳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餽斷。窳。寂也。其  
相反。而欲不聚人之觀。總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是。不  
不免於有意而斷絕之也。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樂乎。皆嘗有聞者也。  
樂常有聞言皆有聞。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  
于道亦節取之意。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  
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太一。即物視以濡  
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  
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易乎若亡。寂乎若  
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無居。不先藏  
此以待彼。寂

常有欲以觀其  
微。常無者。真空  
常有者。妙有二  
無相生。真常不  
變。益有無二者  
猶不免於對峙  
混而為一。所謂  
窳。冥。三。其。中  
有。精。故。曰。主。之  
以。太。一。以。上。皆  
謂。道。體。也。無。居  
猶。言。無。心。  
鍾。惺。曰。西。有。餘  
句。法。詩。文。王。有  
聲。遙。殿。有。聲。笑  
巧。數。句。是。常。無  
有。鏡。挫。數。句。是  
主。太。一。至。極。數

而不動也。自著形於物。而各彰其理。感而遂通也。下九句  
皆本此二句。俱關尹之言。明其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  
一。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  
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谿谷皆虛。而有  
濡弱謙下。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  
為表者。徐而不費。舒緩而  
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不表者也。笑巧。笑  
人之巧者也。○此言以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  
空虛不毀萬物為實者。謙下為表之故。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  
矣。此又言以空虛不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削  
削也。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一語作贊。而  
道之極也。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咏歎出之。格調

莊子因

卷之六 天下

長



句是不毀万物  
万物罗列而無  
所歸何由上何  
之何適之意端  
起也處佳也儻  
儻語放縱也  
儻如奇數之奇  
天下沈淪故反  
以此為急務  
直矣也中有笑  
理而不可以為  
戲也廣大也道  
無不在故隨物  
以寓言也瓌璋  
則易於驚世  
俗連狂則宛轉  
而入情入理故  
無傷參差則易

又芴冥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竝與神明往與芒  
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無形不可見無常不可測萬物畢羅  
無不具也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  
不能指一而歸之也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  
儻不以簡見之也以不可窮詰之語時恣縱而不儻不以簡見之也以天下  
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  
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  
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而連狂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詼  
詭可觀連狂宛轉貌詼詭奇幻也彼其充實不可以已是一部著書本領非若急於自

于雜亂無章詼  
詭則滑稽而變  
見百出故可觀  
或曰章辭詭作  
即獲音歡二字  
通用本二源也  
宗如宗支之宗  
言大要皆如太  
和元氣之調適  
而上達於天也  
銳作蛻如蟬蛻  
之蛻適變化而  
心隨物理而解  
而其理皆不理  
則將獲其有所  
脫化而來不蛻  
則其味而不可  
及其道矣若論

見搜索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  
枯腸也於本也弘大而辟澗閔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  
矣稠適即調適上遂上而自遂至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  
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銳芒乎昧乎未之盡者內既充實矣而其應  
合乎造化之功解脫乎萬物之迹蓋有無窮之用則大而  
能化矣其所以然者又芒昧未盡則又不可知之神也○  
贊歎之語上無古下無今自是訂莊者所作乃俗以為  
莊子自言郭子佐稱其禹拜昌言何嫌乎此是何說也惠  
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麻物之意多方舛駁而不一也麻物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  
謂屨指物而言之也謂屨指物而言之也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  
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

莊子因

卷之六 天下

是



衡私為帳秘即有所說而來者矣

沈註言天下止知教起於一而不知有太一有小一旋至大處起教向小處來謂之太一旋至小處起教向大處去謂之小一

方中左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此言惠施所以與天下辯者其理不可致詰也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碾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

沈註厚薄是厚薄大小是大小不可便謂厚大為一類薄小為一類故有薄不可積者其大可以千里如日月之光滿天下而不可積春氣動則蒼波青草滿天下而不可積是也天與地界山與澤平地上皆天故雲霧霜雪風雷生焉山上有水故草木生溪澗流龍魚遊焉居西者呼為中居東者呼為是人居今日之生則昨日之生死也天下有大同異有小同異大同而與小同殊者破壞大同之體止可謂之小同異惟萬物畢同畢異者左謂之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天實無窮而地實有窮也不足東南則謂之窮矣今日適越形則今日適神已昔日至連環可解環之貫貫於空處不貫於環也兩環貫空各自通轉非解而何日月之行竟無停迹二十八宿日夜旋轉誰為天下之中皆謂之中可又曰越不見燕燕不見越各以所在而定中如中庭月色寧分比隣哉萬物皆我所當愛也天地亦我氣相屬也林註卵有毛譬如雞為鴨伏卵出於卵者為鴨毛而不為雞毛則是卵有毛矣沈註雞三足蓋雞以兩足行而不著於地此必復有一足矣如梯而足則著地而不行矣郢有天下燕北越南皆為天下之中則謂郢有天下

莊子內

卷之六 天下

五



亦可。羅註：犬羊之名，皆人所命。若先名犬為羊，則人必呼為羊矣。馬固胎生，然馬生下有毛，則與卵生何異。林註：子者，蟻也。蟻之始生，曰蜎斗，有尾，長而尾落，安得不謂之有尾。陸註：寒熱皆人之所立之名。人謂火為熱，而火豈自知其熱乎。山不出口，而空谷何以傳聲。沈註：輪不輾地，輾地則膠而不行矣。惟不輾地，故能行。目不視，指不至，即公。子牟言，疏目之見物，必待於緣。緣盡體空，目不能見之也。或曰：世說客問樂令，指不至，者樂不答，直以塵尾柄確几。曰：至不。客曰：至樂，因又拳塵尾曰：若至，那得去。至不絕矣。四字，恐註文。林註：龜長於蛇，使龜如蛇之長，則不名為龜矣。既謂之龜，則其合止如此。謂之長於蛇，亦可。沈註：長於蛇，故能制蛇。否則為蛇所制，矩之象，一縱一橫，曷嘗方。惟規亦然。本無圓相，况為方圓者，而也。規矩豈能為之哉。鑿之孔，小大定矣。若先有柄而圍之者，可謂圍柄也。呂註：非鑿圍柄，而柄自入之。沈註：公子牟曰：有影不移，說在改也。蓋形自動爾，何與影事。陸註：不至其地，不可謂之行。不貫其的，不可謂之止。羅註：狗犬一也，而有懸蹄則謂之犬，無懸蹄則止謂之狗。狗犬同實異名，名實離合，彼此名異也。

林註：謂之狗則不可謂之天。謂之天則不可謂之狗。  
沈註：黃馬驪牛三公于牟曰：形名寓也。馬也牛也。色也是之謂也。色也。是之謂也。則黑白與物一色，而時有不見。稱黑可矣。公子牟曰：孤狽未嘗有母，非孤狽也。小馬有母者謂之狽，無母安得稱狽乎。一尺之種，今日取上牛。

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種。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此言天下之人所以與惠施相應者其理不可致詰也。桓圍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圍也。圍言四面交攻。如圍之圍合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是眼中不見一人。言大而誇。施存雄而無術。守雌為道。則存雄非道。可知。上曰：多方。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此皆不解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



明日取下半上  
下循環何場之  
有  
夫惠施而充之  
以一猶可為也  
益愈貴于道則  
能免于道乃惠  
施不能以自  
寧散于万物亦  
奈之何哉  
此段議論非貶  
薄惠施亦非借  
觀自己蓋以已  
之游戲神通與  
惠施相似恐人  
因此波及而目  
為空言無實之  
學故謂惠施存

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入為實而欲以勝入為名  
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適和也隩言其小而暗非  
六通四辟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蚩之勞  
之道也  
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充其一  
猶可若曰此其愈貴精神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  
於道者亦幾危矣  
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  
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論惠施處加以痛惜見其有才而不  
能至道也○此篇總論道術分合之故令人自為決擇  
其間萬斛波瀾一望無際熟此何患不落筆千言哉  
知道術者少故治方術者多然治方術者多故知道術

雄而無術則莊  
叟之所得可知  
矣彼太史公空  
語無事實之議  
莊叟論道觀之  
矣此篇先用皆  
原于二古之人  
其備乎道德不  
道術將為天  
下教者何立定  
机苟俯仰哀吟  
接乎用其太王  
也遠矣其行適  
至是而止繫乎  
皆嘗有聞者也  
古之博大真人  
哉洗發裂字抑  
揚含吐爰用被

者因以益少矣何也道術無乎不在而方術則其中之  
一察耳故天人神人至人聖人君子之異其名法名參  
稽之異其數世史六經之異其文皆道術之所該徧無  
可欲為亦無可不為也及一曲之士出而道術始分道  
術分而後學者因各有聞風之不同是非世道之幸矣  
於是乎有墨翟禽滑釐者為之太過已之太順焉有宋  
鉅尹文者為人太多自為太少焉有彭蒙田駢慎到者  
棄知去己緣不得已焉不但此也有關尹老聃者建之  
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

莊子因

卷之六 天下

五



其充實不可以  
已。直接古之人  
其備乎。句。據。批  
一切。未。帶。出。惠  
施。一。段。正。與。充  
實。不。可。已。相。反。

萬物為實焉。則博大真人。視諸家有進矣。及至莊周上  
與造物者遊。下與死生無終始者友。其寓言重言卮言。  
皆發其充實於己者。是為方術也。而實道術矣。若夫惠  
施以勝人之口。日與辯者相應。弱於德而強於物。祇為  
多方而已。為無術而已。不特道術所不居。即方術亦所  
不取也。名為善辯。究何益哉。求道術者。當審所向矣。此  
篇為莊子全書後序。明當日著書之意。一片呵成文字。  
雖以關尹老莊槩頂一曲之士來。語意却有軒輊。其叙  
莊周一段。不與關老同一道術。則莊子另是一種學問。

可知。段中備極贊揚。真所謂上無古人。下無來者。莊叟  
斷無毀人。自譽至此。是訂莊者所作無疑。王荆公莊子  
論。蘇長公莊子祠堂記。皆以此篇出乎漆園自作各有  
獨見。但可徒資談鋒。總非定論。而議者又以為訂莊者  
不著名姓。為疑。不知莊叟生於戰國。彼時猶為近古。國  
策筆法橫絕。俱無名氏。千載而下。以不知出自何手為  
恨。豈若後世淺儒。粗就一篇爛時文。便自署其姓字於  
上。灾梨以自誇。謝徒以供覆瓿之用。當使古人笑人。至  
今齒冷矣。



陸之副墨以二年成。沈之通以二月成。余豈敢望二氏。顧余治莊原由于病。方其劇也。猶不能自言我病。况能言莊乎。右軍之癩。預於盛德。習鑿之性。理錯著。漢晉春秋。余豈敢比二賢。唯是校正之役。服藤二子焉。依是其所以不日成之。而二子跋獨歸重於余。諱二子謙矣。

秦鼎再識

莊子因卷之六

補義莊子因跋  
是歲教授秦士鉉氏所校  
莊子因成矣。校文大役。又  
能補其闕者。列之上方。森  
如也。夫莊竒絕。雖當世宿  
學。不能無瞪若之嘆。今之



所校明如觀火雖復淺膚者得窺其旨趣可謂盛舉也茲書一出則奚翅長崎之東津輕之西賴焉傳諸海外亦有光云寬政八年春  
尾張服部世猷撰

### 莊子因跋

林氏莊子因成於康熙中去世未遠其傳於我者未多寒鄉稱難得及得而讀之註又稱未全窮學之士憾焉教授秦君取諸家善說補其未備梓同諸炙嗜



於是各篇之旨靄乎可掬薰然  
可味也其功偉哉余好讀莊子  
寢食之久有所得有所疑益服  
秦君之卓見云

寬政八年春二月

尾張

伊藤謨識

寬政九年春新鐫

滄浪居藏版

